

樗

園

銷

夏

錄

樗園銷夏錄卷上

吳江郭麐祥伯

老學菴筆記云先君讀山谷乞猫詩歎其妙晁以道侍讀在坐指間道狸奴將數子一句問曰此何謂也先君曰老杜云
顰止啼烏將數子恐是其類以道笑曰君果誤矣乞猫詩數
字當音色主反數子謂猫狗之屬多非一子故人家初生畜
必數之曰生幾子將數子者猶言將生子也以道必有所據
愚謂此將字正如鳳將雛之將五行志所謂鳴將者也山谷
此詩正謂狸奴已生數子故欲賣魚穿柳以聘若如晁言乞
之得無太早計乎宋人論詩文往往好爲新奇不足依據也
又謂唐人詩中曰無題者大率杯酒狎邪之語以不可指言
故謂之無題近歲呂居仁陳去非亦有曰無題者或真忘其

題或有所避失于不深考此說亦不盡然無題詩玉溪最多然固有閨房兒女之言亦有感槩時事諷刺朝政或自寓身世之感者非盡杯酒狎邪語也

樗園中有古栢一株凌霄蔓之至頂翠葉絳花垂條發穎如纓絡然予時時步履其下雲臺中丞曰古人最重此花爾正茗陵茗卽謂此也凡古碑畫像其空處及上下方皆畫此花余見凡藤蔓繆轆者附木則木輒不榮今此栢樹仍青蔥悅茂生意具足若相得甚懽者可貴也放翁言凌霄花未有不依木而能生者惟富鄭公園中一株挺然獨立高四丈圍三尺餘花大於杯旁無所附宣和初移植芳林殿前畫圖進御余家舊有紫藤一本高丈餘枝幹皆勁挺不作柔條花時如張寶傘自移家魏塘後一年樹立槁矣可爲歎息

老學菴筆記云今人謂娶婦爲索婦古語也引三國志孫權爲子索關某女袁術欲爲子索吕布女爲証索婦可對奪婿今年六月中移寓樗園園中樹石清妍水木明瑟所居窗前有竹可一畝疎碧照人不露日影曉起拂拭几席拈弄筆墨輒欣然終日此間交遊寥寥得此君相對殊不覺其岑寂

寓居園中幾一月不出門旣苦觸熱亦且無侶平山虹橋間荷花極盛遊船如雲載酒徵歌或永夕申旦自笑仰屋却掃可笑人也記去年病起偕潘壽生眉同避暑於西湖之可莊琴鳴青士諸君時時攜酒相過未幾朱鐵門春生亦來湖上朝日未出繫鞵遊北山棲霞諸洞至日落乃返遇月出夜涼呼舟來往斷橋西泠之間湖中多刺菱舟過其上嫵颯如萬荷跳雨遊魚撥刺水螢亂飛此樂時時在夢寐間

東坡詩湖光非鬼亦非仙說者謂西湖夜盡月黑時往往見之然余寄宿湖上最久從未之見惟湖南長橋淨慈之間時有燈火明滅蘆汀蓼渚之中意是漁火也嘗有夜泛詩云近如星點遠如烟夜夜老漁撐釣船一笑湖光詫坡老本來非鬼亦非仙或者靳之曰子自不見謂東坡誤認耶然華秋槎明府居西湖幾三十年亦言未見所謂湖光也

范小湖崇堦以河東君小像屬題圖止半身披紗幅巾清臚秀眉靨輔承權彷彿風流放誕之致余舊有河東君小影爲吳江閨秀陸澹容所描長不滿尺而眉目意致與此幅無異知必有所本也秦敦甫太史時亦寓湖上見之倩友人臨一冊微不及元稿太史又得顧眉生畫蘭扇面于吳子修澹墨歌傾斌媚絕世余與壽生各題國香慢一詞于上又見小青

像一軸設色古雅欸爲眉生後亦歸太史

東坡芙蓉城中花冥冥一詩記王子高事施元之注徵引本事極詳近閱玉照新志云子高改名邁易字子開決別之時芙蓉授神丹一粒告曰無戚戚後當偕老于澄江之上子開時方十八九已而結婚向氏十年而鰥年四十再娶江陰巨室之女方二十矣合卺之夕視其妻則清盼冶容修短合度與前所遇無纖毫之異詢以前語則惘然莫曉而澄江江陰之里名也子開由是遂爲澄江人服其丹年八十餘康強無疾云云又云此事與雲溪友議玉簫事絕相類按東坡詩後云世間羅綺紛羶腥又云勿與嘉穀生蝗蚘後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閨尹與邢據此詩意子高似不欲更求妃偶而由此一念不得生天當有如長生殿所約者若明清所記不

虛則或天或人竟諸佳耦不待三千年作尹邢矣情之所有未可遽謂理之所無也惟仙人爲某而明清直謂之芙蓉江陰一名芙蓉江恐或有附會且不知所謂芳卿者又如何也紀曉嵐先生灤陽銷夏錄載人見大蛇盤于高岡之頂五色爛然如堆錦繡頂一角長尺許或言此蛇至毒而角能解毒卽所謂吸毒石也癰疽初起時以一塊着瘡頂卽如磁吸鐵相粘不可脫待毒氣吸出卽自落從兄懋園家有吸毒石其質非木非石乃知爲蛇角余閱雲煙過眼錄云骨咄犀乃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又曰蠱毒犀唐書有骨都國必其地所產今人訛爲骨咄耳又云有骨咄犀刀靶其花紋如今市中所賣糖糕或有白點或有如嵌糖糕點以手摩之作巖桂香若無香者僞物也其說正同豈曉嵐未及記憶耶

蠱毒
疑當

作

雲煙過眼錄云白玉剛卯四面正方兩邊真字各兩行細如絲髮奇物也又葉森曾見先師吾真白所收剛卯一四面皆有字迺漢隸也非真字余按服虔注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絲絲貫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剛卯既央靈及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癘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及既正既直既觶既方庶疫剛癘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公謹所見剛卯不言尺寸亦不言文無從

辨其真偽但真書則斷非漢物葉森所見雖漢隸而四面皆有字則又不合銘其一面之說大抵皆後人仿作書余家藏一玉長一寸五分廣一寸厚五分有奇中穿一孔一面有篆文曰正月剛卯利行四方背作辟邪無字不知何代所作也野客叢談謂離騷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原蓋借此自喻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而墜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吾顙頰放浪于楚澤之間固其宜也愚謂此說近鑿凡華木仰生者豈遂無露秋菊雖不落然以偶上句故遂云爾不以辭害意非如後世說詩者必攷訂一字也至於反物爲言離騷中自不乏如荃蕙爲茅鴝鳥爲媒之類此但言飲芳食菲之意非其比也宋人類多泥于所見好爲新奇殊失騷人本怕至荆公歐公以此

互相譏諷尤爲無取歐九卽不讀書何至不讀離騷而直謂之曰飄零亦似未合後人又強解落字爲始以佐歐公之說皆可陋也

今年重午前反自姚江故人吳獨遊鷗來住旬日遂留其過端午同放吳門之棹是日懸鍾馗像四幅約各賦詩其一爲鍾葵省妹圖往歲與家弟丹叔同題其上矣一爲晏客圖一爲賣劍圖一爲畫鬼圖余與丹叔拈得晏客畫鬼獨遊拈得賣劍各成七古一首吳詩尤奇佷可喜我來魏唐才浹旬瞥見安榴幾花吐故人情深不放歸留我齋頭作重午家貧好事絕可憐只有圖書尚撐拄壁間挂幅聊應時幅輻新裁不師古終南進士老佷僂鬼伯鬼雄視如鼠蒯緱一劍雖缺鑿聊怖羣魑我甚武如何一旦輕脫腰萬鬼揶揄掌爲撫人生利

器那可假恐一失之爭笑侮方今 聖治如天中盡埽么麼
膏鑽斧廟廊文酒自雍容吏治循良皆卓魯高冠襦具定何
如說剗譚兵了無取九幽儻有田可耕急買烏犍趁新雨吳
生幼業縫人能讀書耽吟詠至今爲人作嫁衣裳刀尺之間
時雜筆研鄉里皆竊笑之不顧也始爲近體甚工隨園采入
詩話近益爲古詩皆琅琅可誦亦奇士也其詩近百首高處
自寫性靈超然遠覽恐秉筆之士或猶多媿

汪容甫中文中子所謂振奇人也於學無所不闢近世所爲
天文地理經史攷証以及書算小學皆兼通之而爲文特深
博雅健無訓故窒塞流俗拘墟之陋然性不諧俗又聞其善
罵甚口多否少可是以不爲庸衆所容而遇亦坎軻故多偏
宕之言弔詭之論擬之前修殆張融顏延之一流惜余未之

見也與雲臺中丞友善中丞嘗刻其述學余到邗上於其令
嗣孟慈所見狐父之盜頌舊院弔馬守真文二首嘆爲發憤
之極作題一律云詞多偏宕孔文舉意主悲哀庾子山蒼茫
野哭行歌外俯仰名倡劇盜間有怪何嘗非物病無官畢竟
是天慳何東激贅梁邱據要使羣公一汗顏今錄其弔馬守
真文云歲在單閼居江寧城南出入經迴光寺其左有廢圃
焉寒流清泚秋菰滿田室廬皆盡唯古柏半生風煙掩抑怪
石數峯支離草際明南苑妓馬守真故居也秦淮水逝迹往
名留其色藝風情故老遺文多能道者余嘗覽其畫蹟叢蘭
修竹文弱不勝秀氣靈樵紛披楮墨之外未嘗不愛賞其才
悵吾生之不及見也夫託身樂籍少長風塵人生實難豈可
責之以死婉孌倚門之笑綢繆鼓瑟之娛諒非得已在昔婕

好悼傷文姬悲憤矧茲薄命抑又下焉嗟乎天生此才在于
女子百年千里猶不可期奈何鍾美如斯而摧辱之至于斯
極哉余單家孤子寸田尺宅無以治生老弱之命懸于十指
一從操翰數更府主俯仰異趣哀樂由人如黃祖之腹中在
本初之弦上靜言身世與斯人其何異祇以榮期二樂幸而
爲男差無牀簀之辱耳江上之歌憐以同病秋風鳴烏聞者
生哀事有傷心不嫌非偶乃爲詞曰嗟佳人之信嫻兮挺妍
姿之綽約羌旣被此冶容兮又工顰與善謔攘皓腕以抒思
兮乍含豪以綿邈寄幽怨于子墨兮想蕙心之盤薄惟女生
而從人兮固各安平室家何斯人之高秀兮乃蕩墮于文閭
奉君子之光儀兮誓偕老以沒身何坐席之未溫兮又改服
而事人顧七尺其不自由兮倏風蕩而波淪紛嘵笑其感人

今孰知其不出于余心哆樂舞之婆娑兮固非微軀之可任
哀吾身之鄙賤兮又何矜乎才藝也予奪其不可馮兮吾又
安知夫天意也人固有不偶兮將異世同其狼籍遇秋氣之
惻愴兮撫靈蹤而太息諒時命其不可爲兮獨申哀而竟夕
去歲七月寓居西湖秋潮甚壯一夕夜半風雨颯沓隱隱若
雷鳴繼聞牆外闐闐若萬馬蹴蹋心悸不能寐披衣起呼壽
生與語壽生亦起吹鐙同坐月色皎然須臾萬籟俱寂蓋潮
聲也又一夕風雨大作撼窗戶牆壁皆動搖醉臥方熟驚醒
以爲潮也不復起明日湖水溢至堦除草橋螺螄門外水至
城門色皆殷紅越日聞衢州巖谷間數處起蛟壞民室廬無
算漂沒人口而西湖亦傳有蛟起于葛嶺間一二處崖石崩
壞露沙泥如穴云

四月中湖州近太湖之地名大全鎮與震澤接壤忽風雨晦冥湖水暴湧漂流人民室廬縱經十里橫經三里雷電雨雹中有烈火皆卒不得逃一武弁死焉余在邗上聞此信或言有吼起于太湖中與羣龍鬥或言是虹霓之災吳人謂虹曰吼也二說皆不可知而濱湖之民被其害實酷矣

江浙多有說平話者以善嘲謔詆諧爲工浙人多用唱本有芭蕉扇三笑姻緣之類謂之南詞皆言兒女之情雜以市井俗諺其平話則一朝一事或一人之始終榮枯謂之大書其擅場處不在唱之腔調詞之工拙惟能卽景生情滑稽無窮者最吾郡有沈建中以此得名茶寮設肆後至者無地可聽園亭銷夏閨閣開尊間亦召之日止唱二回

以一段爲一回必白金

二兩他執事者不與其聲價如此杭有雞毛陳六亦與之相

埒聞揚州有善說皮五鬚子者至則滿座傾倒然皆操其土音與其地之諺語他方之人不能通知見廣坐啞噤目瞠如也語言不達固宜有是卽如觀唐宋人小說器具服用里俗謠諺皆與今時異其中所言有可撫掌者讀之莫曉其故筆之於書尚如此況口說者耶徽人之語至爲難解有同邑而異鄉井者輒復不通嘗有友至一所見休歛人聚譚在傍側聽茫然不解忽諸人鼓掌大笑友退謂人曰是人亦曉得笑此可一噓也

今年入伏都不甚熱間有一兩日亦可耐中伏後忽一日朝起日出如金盆紅霞滿天少選酷烈殊甚窗外竹葉皆妥寂無少風鬱蒸瀉悶殆不可過俄有人投刺相見盛衣冠而坐僕從皆汗浹袍褶勸其少解外衣答言尚有他適恐脫而復

著更益其熱茶後辭去回顧科頭赤足踞坐綠陰中自覺清涼世界中人矣猶憶昔在淮安嚴厯亭司馬寓中水亭納涼茶瓜甚適後一客到盛言今茲之暑且云不識何地可以避暑司馬笑曰河臺官廳最涼其人不解問何故司馬曰昨日與公公服持謁候于廳中公不言熱以故知其極涼耳相與失笑

聞前輩言周青士嘗竚立野次見有輕舟挂帆其行如駛意甚樂之呼問何適舟人告之遂附載登舟吟嘯自得到岸趨登傍徨不知所之蓋實無一事也又嘗寓居僧舍後有大池一人袖手往來其間或至夜分僧徒疑其有輕生意陰周防之此可一笑也魏塘有兩魏君兄正鎧字冬木弟正錡字石如忠烈公後也兩君皆弟子員教授里中相距數十里一日

弟忽憶其兄挈扁舟至兄館兄聞欣然延入一揖後坐定相對不作一語館中爲具食食訖遂辭還兄送之至門望不見舟而入終竟無一言觀此真覺魏晉諸賢去人未遠

吳子修嘗言錢蕤石宗伯往時與汪孟錫祝維禡諸前輩晏集惟酒兩尊白煮豆腐兩大拌分韻賦詩陶然終日歸田以後故人門下士招飲卽赴或醵錢遊南湖不過四五人人不過百錢校真率之會又簡畧矣宗伯能飲然居家惟飲燒酒又不以小殘而以巨杯一杯適三飲而盡謂子修曰子知燒酒佳乎黃酒佳乎子修曰燒酒佳曰然又曰子知小飲佳乎巨觥連引佳乎曰大口飲佳曰然蓋黃酒價貴燒酒之資不足以及醉公卽燒酒而淺斟細酌亦不足以醉公也其風趣如此宗伯孫恬齋太史昌齡簡雅有祖風余與子修訪之爲具

酒饌恬齋以倉卒無肴爲辭余曰觴酒豆肉以比宗伯晏集
不太侈靡矣乎賓主粲然

魏道輔東軒筆錄徵引文獻頗多可采文筆亦簡淨然其人
非君子故於元祐諸賢雖加頌稱時致不滿之意于歐陽公
尤甚賞雪之詩假晏公語以爲作鬧非其實也又與荆公論
詩言歐公詩少味荆公曰如行人舉頭飛鳥驚亦可云有味
道輔以爲不見此句之佳莫原荆公之意余謂此句正所謂
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矣以爲無味亦莫原道輔之
意也錄中于章子厚頗多回護一則云章善養生性尤真率
嘗云若遇飢則雖不相識處亦須索飯若食飽時見父亦不
拜此是何等語耶悖理亂道而道輔引以爲美談卽其人可
知矣

偶讀石林避暑錄語云景修嘗以九月望夜與詩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已夜分是歲早寒月色正平湖面渺然如鎔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瑟瑟皆有光微風動湖水晃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情癯苦吟坐中凄然不勝寒索衣無所有空果囊覆其背作詩記之曰霜風獵獵將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得題詩無俗語十年肝鬲湛寒輝此景暑中想像亦可一灑然余愛其造語之妙能摹清絕難寫之景余記己未上元後偕獨遊丹叔一僮名汀漚同遊洞庭歸至友人家留飲至二鼓歛留止宿余意亦遂留獨遊不可曰乘此月色從此間至我舟不過十里許三鼓可達連夜放舟至鄧尉明早卽置身香雪海矣一宿乃費半日功遲我梅花耶遂決計下船時水落港淺故來舟不能到以小瓜皮坐四人不能搖櫂用

竹篙撐船兩頭遇極淺處舟子赤足下水舁船而行沿洞紆
阻盡一更僅行三里許始時酒潮登頰談笑甚適久之漸覺
寒氣逼人近四更霜華滿船頭如雪月光晶瑩上下如冰壺
冷浸毛髮船底冰沙沙有聲船又無窮蓬凌兢露坐皆狸伏
蜩縮僅臥伏艙底獨遊丹叔皆以禦裘蒙首不能出氣余口
占一絕云孤棹延緣欲五更滿衣霜氣太寒生明朝見得梅
花面鍊就詩人徹骨清二子舉首曰此時尚苦吟耶身與名
孰親相與一笑因閱石林語并記之

石林謂張素正云善書者指實而掌虛腕運而手不知鵝頸
有腕法王逸少愛鵝倘在于此此言可笑古人偶然寄興卽
已亦不能自知如素正言張旭將日日走市中看擔夫爭道
時時請公孫大娘舞劍器乎

昔人言中秋陰晴四海皆同東坡亦信此語有海舶以陰晴
驗珠之多寡者是殆未然乾隆戊申余偕湘湄遂生兄弟赴
金陵遂生以疾歸里湘湄入闈試余居秦淮水閣中秋之夕
月輪皎然四無纖雲命酒獨酌四更而寢遂生在里中云是
夕風雨蕭條竟夜不止遂生有寄懷金陵諸子詩云五百里
外青天否此一証也後余主講諸暨中秋赴邑令招飲坐定
微雨歸院作五古四首有云安知虛幌倚不有清輝寒是夜
竟無月歸問閨人則半夜後雨止月出倍極晶瑩其他皆未
能一一疏記要之三五百里內已不同如此矣

石林駁三尸之說以爲學道者不求無過而反惡物之記其
過豈有意于爲過而欺罔上帝可以爲神仙者乎其說旣正
矣謂柳子厚最號強項亦作罵尸盡文鄙意不謂然古人託

物寓意以吐其胸中所欲言初不瞻前顧後慮人以常理繩其後而必擇于粹然至正也子厚之文正以譏切譏諧之徒而借尸蟲以爲說如退之訟風伯文之類皆有感而言元次山造次儒者而惡圓之說有剝心之言昌黎一代大賢而毛穎傳諱辨史以爲譏古人較然不欺其志下筆亦毅然不疑後之爲文者其立論指事必使人無可訾議而其文骯骯闐茸奄然漸滅亦何以是爲哉觀此亦足以知唐賢之去宋遠絕

獨遊嘗有夏日卽事云我行東岸汗如雨西岸人家背夕陽了角女兒看客過傍垂楊樹說風涼夏至日作云孤花零落了餘春畏暑真同畏俗人澆酒門前古槐樹從今與汝最相親語皆疎雋可喜

顧青菴虬與余相知二十年爲人和雅善談笑洞曉音律分
刊度曲老樂工自以爲不及尤善琴按譜成曲能得疾徐疎
數于不傳之表他人效之輒乖隔不合不幸年未五十以嘔
血死先是喪其妻又喪其長子人所極不堪之境而視君若
不甚戚戚于中同輩以爲慰幸乃竟天天年豈中有甚傷而
不見于外耶生平爲詩頗多嬾不收拾沒後鐵門掇其叢殘
之稿及他處所見凡百餘首曰青菴遺詩余來邗上過同里
鐵門以其稿付余且曰如有有心采輯遺亡闡揚淹沒者可
抄錄數章與之嗚呼故人之心故宜拳拳乃爾也長夏無事
校勘一過中間與僕輩訓倡之作皆在古人所謂同爰一室
蓋謂此也詎不信夫爲歎息不已青菴詩如其人不爲巉峭
刻深之辭雍容恬雅愔愔乎琴德也五七言古詩極老蒼今

未能錄錄其近體一二以志梗概霞田邨晚步云籬落接郊
塍閑來任意行邨厖欺過客野老識先生山淨斜陽澹沙澄
秋水明疎鐘何處寺風送一聲聲送湘滯赴淮陰并寄頻伽
云把酒別離筵相看各黯然狂能爲白眼貧到就青瑣草草
歌三疊迢迢路一千無多行李外書壓渡江船此行空冀北
國士重淮南交呂攀稽始盧前王後看倚閭賢母慰設醴主
人諳此意須珍重并聞郭十三東溪絕句云門前春水綠于
苔白版雙扉鎖不開消息殷勤向誰問等他語燕出牆來白
蓮花云蘭橈打碎碧玻璃薄媚輕裝月下宜自是澹人濃不
得錦帆只合載西施澹臺湖竹枝詞云郎住南塘妾北塘一
衣帶水長如江妬他兩岸石師子南不孤單北又雙荷花落
盡水田荒剩得蓮房蓮子香阿母多心太憐子與儂夜夜睡

連房勸儂莫將燈草栽勸郎莫釣斑魚來斑魚腹小慣生氣
燈草心柔易變灰

樗園銷夏錄卷中

吳江 郭麐 祥伯

今吳下謂作揖爲唱喏畫墁錄云北人揖則禮恭今人唱喏乃喏也非揖也考九拜有肅拜卽今之揖唱喏亦謂之聲喏言有聲也然則吳人之揖乃揖也非喏也至今越州人呼作揖爲相喚乃唱喏之意

宋人雜說言神廟晚年無嗣有上言乞立程嬰公孫杵臼廟優加封爵以旌忠義後見青箱雜記乃吳處厚所建言得二人冢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愚謂趙武畜於公宮左氏無異辭太史公喜採雜書遂有屠岸賈及嬰杵臼等事要亦好奇之過未可深信至宋乃追封立廟更近於巫祝所爲君子不道可也

杭州金鼓洞最晚見前人題詩者甚少竹垞以後稍稍稱之見於集中如堇浦樊榭諸公是已地距紫雲洞一里許爲羽流所居西湖諸淨室皆僧舍道院極少竹木清疎山水回複岩上架屋下臨澗壑頗有幽深之趣壁間有野鶴飛來四字體勢飛動相傳爲回道人用鶴翎所書今刻於壁甌洞旁有泉澄澈甘芳冬夏不竭羽流村俗卽洞中爲竈突煙熏蒸石壁皆黝黑其泉卽供其漉米洗菜之用余嘗過之題詩有云可惜諸羽流行厨置林表突煙熏嵌岩菜把亂荇藻將無此溪辱或恐山靈惱去年復偕壽生子修過之有一道士極殷勤禮接且乞詩云欲修洞志并欲築屋他所移易庖湏因亟歎賞贊成之復爲作一詩中云山中道人頗好事欲構雲屋東西枝行厨林表昔所誦若別位置我敢譏蓋謂此也

蒙齋筆譚載陳子昂閬州人有陳拾遺廟語訛爲十嫖不知何時遂更廟貌爲婦人裝飾甚嚴有禱亦驗此事又在杜十姨之前可爲一笑拾遺之名可謂受侮不少然拾遺補闕皆諫官而杜陳之名特著又恐世之爲拾遺者或真是婦人也史繩祖學齋佔畢辨易夬之九五莧陸夬夬以莧陸爲二物引爾雅爲證謂馬鄭王諸家爲一物之誤其說甚博而可據至謂人莧二字前人未之有舉則杜詩序有人莧青青之語豈繩祖未之見耶

東坡詩辭率意而作自然高妙後學務爲穿鑿每以一句一字謂有當時本事鄙意大不謂然如乳燕飛華屋一詞漁隱叢話謂爲一官伎而作似稍有據依要亦借題寓意非專爲此伎而作故能飄飄凌雲他如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一詞

是隳葉摩訶池上之歌東坡自敘以爲幼時見老人能言孟
蜀時事而作小說者遂謂東坡少年遇美人喜歌洞仙歌又
邂逅處景色相似故隳葉叶律以贈之又以雁詞揀盡寒枝
不肯栖爲溫都監女而作皆謬悠不足信墨莊漫錄載東坡
在杭州一日遊西湖坐孤山竹閣時二客皆有服久之湖心
有一綵舟靚粧數人中一人尤麗方鼓箏年且三十餘風韻
嫺雅綽有態度二客競目送之曲未終翩然而逝公戲作長
短句云鳳皇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蓉開過尙
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娉忽聞江上弄哀箏若
含情遣誰聽煙歛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
見數峰青此說尤爲無稽按東坡此詞含思悽婉用意芬芳
所謂騷之苗裔豈復卽事有戲哉其何處飛來雙白鷺云云

正用杜牧晚晴賦儼風標之公子如慕悅其容媚語自此以下則高唐洛神之寄託也妄以二客有服以附會白鷺年三十餘附會芙蓉開過其不學牽引可笑幸東坡吐辭豪邁不甚言兒女之情不然堂上簾錢之誣豈獨歐陽永叔耶忍冬藤今呼爲金銀花一名鷺鷥藤墨莊漫錄又爲鷺鷥草云治葶毒

洞仙歌之說亦見墨莊漫錄又謂此說近之據此乃詩耳而東坡自敘乃云是洞仙歌令蓋公以此敘自晦耳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國初未之有也云云按東坡自敘意謂止記此首二語以意度之殆洞仙歌詞則二句以下坡未之記憶者安知以下數語後人不反因坡辭而假作以爲孟昶之辭乎且小說所記此詩參錯不同如此錄作簾間明月獨窺人

他處作繡簾一點月窺人此錄三更庭院悄無聲別本作起來瓊戶啟無聲皆可徵也

墨莊漫錄載歐陽公雜書九事其七云蕭條澹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近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向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之事也余謂此論畫之說實爲元人倪王諸家不傳之金丹歐公已見及此則畫院工匠所爲不直公一笑也移此說以論文亦歐公自得之妙聞之姬傳姚先生云歐公有美堂記世皆膽飭然皆賞其中風帆浪舶出沒烟雲杳靄一段豈爲知文者即是說亦未易竟也

馬永卿嬾真子云東坡知貢舉日書題中出而難任人蠻夸率服注云任佞也難者拒之使不得進難任人則忠信昭而

四夷服新經與注意同當時舉子謂東坡與金陵異說以爲難於任人則得賢者故四夷服東坡見說怒曰舉子至不識字以難去爲難平盡黜之惟作難去字者皆得蓋東坡元不曾見新經而舉子未嘗讀注故也此論最妙近時舉子專務揣摩遇主司素講小學則人人說文素習漢儒則言言馬鄭叩其所存枵然無有皆一時襲取之學班固所謂利祿之道豈不信夫然難任人之難謂拒而不受也其音似宜從平如難色難之之類

余前言剛卯字多少不同頃閱嬾真子云於士人王慙君求家見一古物似玉長短廣狹正如中指上有四字非篆非隸上二字乃正月下二字不可認君求云前漢剛卯字也據此則服虔師古之說爲得之矣又云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

佩之尊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強漢者同義此說亦確故新莽
禁之與金刀同

嬾真子宋馬永卿所著永卿他著不甚見此書議論頗有据
依亦醇正不偏如謂漢太公與媼史皆不言其名唐史載之
爲可笑謂詩書之序舊同在一處不與本篇相連故逸篇之
名可攷論之曰靈兼美惡兩義莊子飾小說以干縣令謂莊
子時已有縣令注讀爲懸者非王衍去阿堵物爲藏去之去
韓昌黎曹成王碑觀察使殘虐使將國良戌界當作虐使無
殘字誅其州爲誅其州世說將無同謂初無同無同安得有
異數說皆精惟論樂天詩顧索素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
期謂宰相王涯好琴舒元興好獵則近於鑒此特用嵇中散
李斯事非必各切其人也謂古人字一字者多無三字者獨

本朝有劉伯貢父劉中原父或云二人本字貢甫原甫以犯高魯王諱故去甫而加伯仲時人因以三字呼之此說非也六一先生作原父墓誌云公諱敞字中原父以此可知愚按古人原只一字字所謂伯某甫者伯是其次甫是其美稱某者乃其字二劉之字本只原甫貢甫加伯仲者好古也父與甫古同鐘鼎銘識皆如此又非必避諱也伯休甫仲山甫之類皆是以爲三字者失之矣

指頭書指頭畫近時爲多於古無所承惟嬾真子言溫公所居諸處榜額皆公染指書其法以第二指尖抵第一指頭指頭上節微屈染墨書之字尺許大此指頭書所昉乎近人有能筋書者有能火畫者又有翦金箔爲字體勢波磔皆具初視不能辨奇巧蓋日出矣

同道人事迹宋人紀載多矣呂初度郭上竈後度何仙姑然上竈世無知之者惟何仙姑亦屢見宋人雜說中有一長官邀致舟中三日爲人所彈又人獻茶一栢啜後垂兩手如玉茶從十指甲出凝於地色猶不變殆耿先生之流歟

東坡云王晉卿致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余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深淺若果佳當擣合爲一品亦當爲佳墨昔在黃州隣近四五郡皆送酒余合置一器中爲雪堂義尊今又當爲雪堂義墨耶余讀而失笑東坡不知酒乃并不知墨酒卽甚佳一種自具一色香味墨卽並佳一種亦自具一種香與色也雜糅和合皆亡其天其不能飲不能用可必也然則何不合閩洛蜀諸君子爲元祐義賢

宋子京爲晏元獻所知數同燕會元獻之謫宋適當制有廣

營產以殖貲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或言先夕與元獻燕集極盡款洽草制時宿醒猶在旁人莫不齟舌若宋公爲負恩門者而龍川別志謂仁宗以殊譔章懿后志文不著誕育仁宗之事爲憾又以八王言名在圖讖欲重黜之宋爲學士當降白麻力爭乃降二官知潁州制辭云云但言其輕罪耳諸說不同當以子由之言爲得其實也

秦會之十客有二說不同老學菴筆記曹冠以教其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吳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剽刃爲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某人以治產爲莊客丁禰以出入其家爲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爲作子爲說客初止有九客耳秦旣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絮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爲

弔客足十客之數雲麓漫鈔無親客羽客說客弔客而有朱希真上客曾該食客某詞客湯鵬舉惡客又以狎客爲康伯可謂捷於歌詩及教坊應制秦每讌集必使爲樂語詞曲湯本出秦門及薨攻之不遺餘刀其莊客詞客則逸其名二說不同蓋皆當時惡秦者因指目其鄙人爲月旦故有互異末後弔客尤足資笑噱也

余少時喜食糖毀齒以後又復蛀蝕一二年中十九痛楚後嗜酒遂不喜食甜而齒亦不痛二十以後益堅固勝昔時大肉硬餅如刀截矣近復小有齟齬日以鹽搯之雲烟過眼錄有英宗自書一方今記以備遺忘生乾地黃細辛白芷阜角各一兩去黑皮并子入藏瓶均用黃泥固濟用炭火五六斤煨令炭盡入白僵蠶一分甘草二錢並爲細末早晚用指齒

牙堅固并治齟血動搖等疾

今人以消息卷耳謂之取耳昔謂之堯耳雲烟過眼錄一胡僧堯耳凡口鼻皆傾斜隨耳所向作快適之狀

古婦女畫眉皆剔去眉毛以石墨畫之故有十眉之圖京兆之嫵孫壽之細而曲折若如今人止能就其本質潤飾豈復能翻新樣耶

雲麓漫鈔言趙充國屯田乃兵家計策罕开先零皆烏合充國知不能久欲以計挫之及到彼但欲爲留屯計凡與漢庭往復論難不過糧草多寡幾初不露也羌人見其設施出所料之外不可久留故輸欵而退趙亦奏凱而還在邊不過自冬徂夏元不曾收得一粒穀想亦不曾下種不然五月穀將穗那肯留以遺羌耶學者不以時月考之每語屯田必爲稱

首可笑其意以爲克國但欲持久以破羌特假屯田爲名示以久留之計非真欲得穀故云不惟宣帝與漢庭諸公先零罕开爲惑班固亦不識其機余謂耿以持久是固然矣然騎兵旣多糧穀芟藁所費不貲安能久暴於外以待其解散惟屯田可以不戰而屈之使羌夸至爾時猶不服充國固不能退也非屯田又安所資所謂兵訣可朞月而望遠在來春者亦以宣帝督責迫促約畧以報故未能預定也史言其秋充國病上詔破羌將軍十二月擊先零充國乃上屯田之奏明年五月罷兵誠未知其下種與否然所謂四月草生倅馬就草治隍隄道橋繕郵亭浚溝渠者必已行之且田皆羌人故田及公田卽留以遺羌豈不益足以示恩信耶充國之還浩星賜迎說以宜歸功二將出擊充國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爲

後法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卒以意對然則謂班固不識其幾者殆非也

唐代宗謂郭汾陽曰不癡不聾不作阿家阿翁猶言翁姑也今人作阿家翁非是

顏氏家訓謂樂府丈人且安坐爲尊長之稱後人作三婦豔多爲淫冶之辭於義乖矣柳州祭楊憑文稱爲丈人或疑外舅之稱然楊公故與柳公父侍御君交善則亦父執之稱也今館閣前輩呼後進曰館丈同年曰年丈恐失其意今士人出一家父子門下者謂前後輩門生唐人謂之上下門生姑之壻與姪之壻今謂前後輩女壻唐人謂之上下同門亦唐人之稱爲愜

羅兩峯聘鬼趣圖一時名流長篇短詠題句幾滿牛腰之卷

凡二余到邗時止見其一船山蘭士諸君皆各有作旁行斜上而書其令嗣介人屬爲賦之乃以三四五七言古今體八首應之圖凡八幅第一幅模糊黯慘中畧有鬼形第二幅三鬼若主僕然第三幅一鬼與女鬼調笑無常尾其後竊聽第四幅矮鬼抱甕飲酒第五幅一巨鬼如山魃狀舉體藍色猙獰可畏第六幅一大頭鬼頭幾過於其身之半第七幅三四鬼疾行雨中第八幅乃兩髑髏背坐大率皆寓言也然閭閻兩峯眼有碧色實能視鬼後忽患目眚遂不能見物意其冥誦乃刻志迴向誦經自懺自京師歸目乃復明仍能於燈下細書遂專寫佛像不復作狡獪伎倆矣介人爲余言如此去冬來邗上聞人多稱女伶雪如之事言已病亟皆爲惋歎余未及見之越數日死矣吾友臨川樂元淑作雪如小傳其

畧云雪如名葆珠長洲人不知其姓生數月爲袁姬者養女
遂姓袁氏媚楚婉慧志識芳遠年十四鬻於王甲吳俗多鬻
女爲優雪如悲恐飲鹵汁求死救而甦王乃詭言良家延師
教之讀已而雪如識其書院本也始悟果將爲女伶矣則夜
投繯又以救而免愈益防守之雪如旣求死不得因勉習其
藝從至廣陵蓋欲陰相所歸久之不遂有南陽生者客邗上
嘗與諸名士宴集雪如識之坐間遂傾心焉凡三見以情告
於是生之友知其事者咸避之謀賄之以歸生生貧惡相負
遲迴不遽諾雪如泣謂其友曰不諾則仍死耳貧與死孰重
不畏死豈畏貧哉且不得其人而死孰與貧而死今得其人
矣而以貧故不諾命也不諾則必死生感而許之各以佩玉
爲質質交雪如病病三十三日竟死年僅十八嗟乎雪如不

以仰藥死自縊死而卒以疾死何哉天殆早許其死而又欲有以彰之也故質交乃死旣死生與諸名士歛金殯之將銘其壙碣其墓且繪圖像弔以詩文詞哀爲一冊俾傳之於後雪如病中生數四往視初尚能言繼則但注目流涕最後不復有淚然猶欲有所語喉哽而罷悲夫雪如居廣陵數年內抱幽苦外以溫默自晦然眉黛悽結背人往往淚承睫以是多爲有心者所識今潔其身以死死則愈潔矣字之曰雪如允哉余謂弱女子遭遇此離而必宛轉以求自申其志不遂而死則命也其志固已素定矣又聞人言凡號女伶者雖外示難犯多於冥冥墮行亦其假母之術不嫁而嫁固畢也有一貴官聞雪如名召之侑酒因誘入曲室以向所得志者挾而求之雪如以死拒之痛哭而出僮僕有竊聽者聞有聲鏗

然比入檢視朱提數十笏在地而雪如去矣此亦青泥中蓮花也

元淑又有烟夢詞十二首極哀豔之致今錄其半云燕子歸時記乍逢廢池閒館傍西風客如春草闌珊綠人對秋花黯淡紅凭過樓闌都屈曲聽來欄鐸尚丁東如今更是傷心地無復苔階咽斷蛩綺席無詞詠墮釵黃衫有夢脫弓鞋團雲舞隊猶聯臂畫壁詩人盡愴懷玉鏡花空難寫照紙錢風冷欠營齋千金欲買驂駒骨換取遺香擇地埋吳語喁喁怨鷓鴣自言生小別姑蘇新妝忍學拋家髻獨望愁看奏樂圖屏上粉書頻決絕壺中血淚久模糊女墳湖畔歸來晚魂是梅花第幾株身命都如六出花宜書小字刻茗華蘭香自幼漂湘岸杜裏從來弔楚沙生託鴛鴦貽珮玦死無鸚鵡喚琵琶

人間何處堪回首料得蕭娘不憶家翩翩長袖不勝情六尺
瓊璫一燕輕平日笑啼俱掩抑此時哀樂轉分明愁多儘向
東風訴坐久渾忘北斗橫太息劉郎幽怨句無由吹入小紅
笙莫更華筵戀酒尊斜陽未落早黃昏燈前刺促成良會坐
上迷離見艷魂痛惜尚煩諸女伴浪遊終笑舊王孫分明歲
暮風吹雨疑有飛花夜打門先是雪如之亡元叔暨諸同人
欲葬於玉鈞斜側其家不願昇歸吳門蓋欲以駿骨爲市也
旣歸則無葬理始悔前此之靳于是江鄭堂王蘭石春渠諸
君復謀於吳中好事者爲買地于虎邱之旁諸同人率錢爲
會以成其舉蘭石有題烟夢詞今錄其四云小謫青城十八
春任教人喚玉樓人不多心緒愁難說最小眉彎只解顰泉
水在山留本性月華如雪夢前身請看冉冉凌波去羅襪何

曾染一塵莫認章臺折柳枝臨風曾未識相思乍交花下同
心珮旋斷人間續命絲漫道竟成千古恨也應不負一生癡
披圖欲喚真真出隔着重泉知不知王鈞無分葬蛾眉不是
千金買骨遲始欲葬雪如待種碧桃表洪度好留青塚傍要
于平山不果
離歛錢只費長門賦殯葬之費皆
諸名士所歛譽墓何慙幼婦辭陽湖陸
祁生爲
作墳他日虎邱山下路棠梨花裏徧題詩一花見佛便生天
可向瑤宮作散仙心字定知香不滅手文誰信月難圓雪如
有文
在手作月字已將蘇小同心結應驗韋臯再世緣往事淒涼
形波折分明莫回首人消如雪夢如烟春渠有和詩十二章其佳句云牆
東隣女非窺宋樓上仙人豈姓蕭始識愁多同小小尚嫌名
艷喚東東閨中易破同心鏡江上羞彈却手琵琶療貧恐累相
如賦示疾先離倩女魂雪中鴻去空留爪簾外飛花不駐顏

其他題辭甚多亦賦高陽臺一闋

明末名妓楊雲友墓在智果寺中汪然明志其葬余嘗往尋之迷其處居人亦無知者寺亦久廢惟前寺額僅存有樓三間一二老衲居焉僕夫泉亦已堙塞荒荆叢棘中蟋蟀吟秋蟪蛄弔月而已

往歲吳江市中譁看長人其人長約九尺以來入市買物僂而疾行若惟恐人之指目也自云家江北召伯鎮素業操舟初亦僅如中人兄妹二人一夕暴長由是無與婚娶遂共刺煤船二人膂力飲啗皆倍於人故食其力亦遂自給余按岳珂程史載姑蘇民唐姓一兄一妹皆長丈有二尺不復能嫁娶與此相似然一夕暴長尤奇

七夕以後秋暑甚酷蚊蠅稍多懶近筆研十國日亭午後忽

覺微涼日色漸澹須臾清風颯然間以疎雨窗外竹色如洗
更定月出竹梢上影搖搖滿几席時飄殘滴落研有聲遂欣
然命酌絡緯促織一時競鳴灑灑有秋意惜無故人同此清
景東坡所云無緣持獻獨享爲媿耳

西溪叢語不解段成式諾臯之義以左傳荀偃見梗陽之巫
臯獻子許諾爲疑卽此事可謂穿鑿諾臯太陰將軍出抱朴
子

西溪叢語今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北人謂之苦車苦音庫
今吳下人語音如注又謂所厭惡之人亦如注皆苦之訛謂
患苦之也杭人謂之暈船

有人傳一閨秀詩云梁間雙燕正將雛堦下護花過雨濡阿
母書來羞竟讀隔年頻問有身無語極蘊藉

宋高宗忘兩宮之讎甘心賊檜之議然從容耆耄之年享天下之養孝宗以恢復爲心勵精求治雖任柄失宜而此心可告宗廟至問安視饔承懽德壽亦前古所無而光宗以痼疾內寵幾生疑貳宰臣去國大行不臨比之唐肅殆有甚焉天道報施於此蓋爽讀史至此每爲憤懣

以石刺病曰砭古人鍼砭皆用石不以鐵也後世刺術尚傳而用石者無聞數年前有一女子從老嫗來寓吳江之鄉邨自言能以石治病有大小絹囊十數中皆盛石有患瘰疾者就之求治女以石囊擊腹背腰股足心幾處病者覺如蘊火灼熱凡三次而愈由是士庶神之爭走其門里有惡少豔女有色將加強暴女覺之一夕同老嫗去亦不知其自來惜無有心人一叩其術之所授也

苦筍之可食者亦味稍近苦耳若如放翁所云氣苦不可於
鼻味苦不可於口亦豈用徇乎其名蹙額而噉昌歆哉然南
北嗜好不同廣東人喜食苦瓜烹煎魚肉皆用爲和竹垞嘗
至一寺寺僧設饌有苦瓜竹垞不能喫僧曰居士少年不耐
苦此種江南籬落間亦有之熟時青紅可愛名曰錦荔枝然
無以供食單者頃來揚州見擔頭鬻之想此間亦食之也辣
椒吳人謂之辣虎又謂辣茄亦止用爲醬僅食少許耳而北
人堆槃生食以鹽蘸之可盡數枚信乎口之於味不同嗜也
朱雲之直臣汲黯之流也跡其出處以華陰守丞嘉上書
可試守御史大夫以代貢禹爲匡衡不容以論易折五鹿充
宗爲博士舉方正爲槐里令時石顯用事陳咸數毀顯雲數
上書言丞相韋元成容身保位咸與雲相結而石顯與充宗

爲黨元成阿附右與五鹿於是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言雲暴虐無狀咸爲雲定奏草遂爲元成奏下獄滅死爲城旦傳中不言殺人之事而云疑風吏于陳咸傳先云咸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雲從刺候教令自訟石顯伺知之奏漏洩禁中語下獄掠治作者之意蓋見雲之殘酷皆顯與元成輩風有司鍛鍊成之者也而後之論者猶謂朱雲雖直不免爲酷吏豈非不善讀書者耶

漢書武紀元朔二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晉灼以爲長史之長張晏以爲文德師古以爲有文德者卽親內而崇長之然疑終未合語意楊升菴謂舊本作而肆赦升菴之紀述固有未可盡信者然此詔爲赦令而言

似因偏旁脫落而誤者亦未可知困學紀聞亦已言之矣
元帝紀建昭元年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枳道
師古注蛾若今之蠶蛾類也僕謂古人蛾蟻二字通用此疑
是蟻字

野客叢譚其辨証甚多可取而論詩文每嫌拘滯如謂陳遵
投轄是偶然事其說良是而謂李方叔詩可笑陳孟公好客
常投轄何不曉事如此詩人之言豈可若是論耶謂東坡以
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二語云漢取
天下雖不無詐力何嘗不以仁義漢守天下雖不無仁義何
嘗不以詐力不若曰雜秦周之所以取者取之雜秦周之所
以守者守之固無語病無柰文不佳矣又自言用韓劉二詩
語作一聯云籠中翦羽仰看百鳥之翔側畔沈舟坐閱千帆

之過劉夢得詩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今云側畔沈舟成何語耶

寧武周將軍遇吉墓前出山一事甚奇傳之者或失其實遂多荒誕附會隨園子不語所載土人張姓私禱及攜母避水得邀神佑皆不得其真蓋隨園亦聞諸道路且惟怪之欲聞也吾友太倉彭甘亭兆蓀言時侍其尊甫宰是邑嘗親隨往觀卽於是夕作周忠武公墓紀異詩嗣後以此事達上官中丞農公立捐三千金重葺將軍祠宇并勒碑紀其靈蹟今錄其詩序以徵信序云乾隆五十年乙巳夏杪霪潦浹旬谿澗泛溢城南周忠武公墓在半山爲灰河水所蝕土脉坵裂官議築堤護之水猛工不克興一夕雷電交作水所經處忽墳起一由長三十餘丈高十餘丈蟠屈墓前如堤防然墓得無

恙萬衆詫歎咸謂將軍靈也作詩紀之凡三百八十字云云
公之英靈毅魄固應長在天壤而天地鬼神亦必當呵護其
埋血之處理固平常無足怪也

樗園鉤夏錄卷下

吳江 郭麐 祥伯

迂徵君雲龍號畊石余外祖諸父行也少負時名倜儻任氣
歷遊黔滇爲詩有奇氣得江山之助爲多乾隆改元以薦應
宏詞科報罷更益自放使酒謾罵凌折儕偶如沈文慤輩見
之皆惛服下之曰其談辨鋒利可畏然竟以此齟齬於時以
副貢生終歸家築室種樹著書自娛所居距余家不半里曰
池上草堂先子猶及見之有施註蘇詩一部徵君所選閱也
間有發明字亦古雅家藏書甚多今散佚殆盡余嘗訪先生
遺集不得僅記有句云晴川歷歷將軍樹落日荒荒和尚原
又有錢唐觀潮云鴟夷怒勒半江風少時見先子喜誦之
呂獻可以劾荆公被黜臨歿謂司馬溫公曰天下事尙可爲

君實勉之溫公歿蘇可子由庚作詩挽云地下相逢中執法
爲言今日再昇平其言深痛與放翁家祭無忘告乃翁之句
同一淒入心脾吾友袁湘湄棠題其弟遂生詩後云臘祭吾
將告先子諸孤家學未全荒讀之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

沈剛中需尊自號北溪居士與先子交最狎野逸古雅有隱
者風喜論說古今目張口哆唾涕雜下自少卽專意爲有韻
之言家故藏書尤多秘冊北溪皆博習強記以資詩料然間
爲散文輒棘澀不甚曉暢其先人水邨先生何義門高足也
家素豪於財好客喜事遂至中落至北溪益貧恒典及琴書
矣北溪中歲好遊其遊跡多見於詩有刻木以傳者今皆不
可見嘗見其手錄一冊如過河源云朝行竹簾鎮夜過河源
城謝客裁詩處青山開晚晴空江明月上樓下玉簫聲對酒

不成寐黃沙灘浪生長千曲云郎從何處來可向長干過自
妾去家鄉庭樹幾圍大廣東竹枝云十月嶺頭樹樹春深冬
綠葉還如新嶺南風土雖殊候幾見梅花瘴殺人二禺山上
雲沉沉郎情不似江水深檳榔生就迴文錦入骨相思似妾
心此類甚多同時又有王名元文者亦號北溪其迂拙樸古
亦相似陸朗甫中丞欲爲作兩北溪傳未果

吾友徐江莽濤少時頗事放盪中更折節讀書師事先子學
爲韻語沈思懇苦不輕下一字同人晏集拈題分韻江莽或
通夕不成一章擁褐深坐兀若木雞及成出示諸友莫不俯
首折服素抱羸疾嘗有憂生之嗟後竟不永其年嘗謂余曰
詩之爲道一縱一橫在唐則青蓮爲橫工部爲縱昌黎爲橫
東野爲縱後如歐陽永叔蘇眉山陸放翁橫之類也梅聖俞

黃山谷陳無已諸人縱之類也橫則天才放逸學力宏博不須深造高步一代縱則萬力千氣十變五化鈞深致遠洗髓伐毛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遺山絕代高才服膺辛老子職是故也濤才力問學兩無所恃當刻畫此心冥搜采入與辛敬之周青士輩驟靳後先天假歲月俾不傷折重以故人篤勉或期無愧斯言耳年未四十遽就怛化其詩稿皆零星故紙或割客刺之尾旁行斜上反復皆書細意推求十僅得五已鈔入碎金集中回念平生時語不勝泣然

江荄五言如春本關心事花當病眼開芳菲能幾日風雨送行人坐久嫌更短春寒仗酒溫七言如玉蘭爲雨所敗云小樓夢破驚飄瓦病眼離多莫倚闌過古逸堂云謾誇白雪歌難和爲有黃華酒不辭水仙花云任爾梅兄與礬弟讓他明

白立黃昏皆幽折清深味之無極庚戌之春與余同舟探梅
鄧尉時病體稍輕意致甚勝歸舟賦詩歷記遊跡七古一首
最爲奇崛中有死僂埋我梅花下之句余深疑其不祥果以
是年下世殆成讖也今全錄此詩於左嗟我久病如羈囚空
齋兀坐春復秋五嶽名山祇臥遊有夢不到羅與浮今年正
月病稍愈東鄰郭泰呼同舟輕舟如鳥帆如席頃刻已見四
山白是時十七日之夕斗轉參橫夜過乙茫茫幽香欲斷魂
皎皎朗月初生魄擁衾坐起夜不眠須臾月落風滿天朝來
推窗喜晴昊梅花一笑何嬋娟不磴千盤無雜樹香臺階級
不知數屏顏傑閣留遺踪曲折僧房出行路古碣猶傳刺史
名仙骨肯受泥塵污僧寮高處山忽爭一峯矗立何崢嶸身
無羽翼飛不得郭君健者身始輕憐我駭汗如水傾兩足欲

脫走且蹙今朝尋花將命乞呼童荷鍤隨我行死便埋我梅
花下君爲立石題我名後之遊者攷歲年手摸其文笑且顛
咄哉此子本多病不死隔下死山前不能從君上山巔何遽
不如郁泰元臨風一笑成此篇朱鐵門胄生袁湘攄棠皆有
題余所輯江荈集詩辭極沈痛朱云元和稿本字闌珊蠅跡
蛛絲用意艱要有模糊難讀處故人淚點在行間明年我亦
約探梅攜卷花前誦百回花若有情應感舊見君扶病苦吟
來袁云半是當時倡和篇挑鐙重讀總淒然韓公知已推東
野元氏遺文定樂天一事堪憂兒失學幾時解痛爾無年零
星紙片經營跡手澤毋忘也自賢不堪懷舊酒壚邊我負平
生顧彥先狼籍遺書慚後死芊綿宿艸痛來年墓磚剩有孤
甥誌宗祀聊憑寡嬪延一樣故人嵇與阮爲君題葉重潛然

自注時壬子十二月十八日後三日爲亡友荔堂葬日故次章及之荔堂顧君後藝也

錢唐陳曾藝字叔毅一國初名流嘗參貴人幕府屢遊京國集中酬倡如湯西厓朱文盛宋牧仲皆一時詩人竹垞集中有聯句之作先生與焉名位未達姓字湮沒武林人迄無知者可嘆也余客淮陰沈生志香以鈔本詩數冊見閱中有一冊斷爛不全而一見色動卽先生詩也亟鈔入碎金集中先生三賦悼亡詩皆淒絕一爲徐夫人再則側室朱三爲繼室許一則五古五首詞多不載今載其悼朱七絕云水晶簾下玉龍葱十樣新蛾畫未工畱得青銅僅三尺更無人影在當中半枝樺燭故熒熒記得歸遲掩曲屏比玉能溫花較活最難忘處是臨醒避人洗手作羹湯不遣郎知試教嘗直到加

餐方笑問阿儂果否勝厨娘三悼亡七律云無多緣分有多
慳衫袖重重淚盡斑地下底須三婦豔人間又作一夫鰥弦
悲纖指同流水黛憶修眉獨遠山莫怪情文深似昔中年家
室倍相關無憑消息報泥金辜負中閨祝願深錯認成名如
反掌苦將下第太關心鑪香拜禱煙疑戶榜紙傳看淚滿襟
熟視不言俄擲地一時愁病暗相侵又如薄衾孤枕仍還我
剩粉殘脂忍見君愛我悼亡詩酷甚悼君詩就更誰看皆淒
入心脾哀感頑豔他如無題云腕玉雙行下頭香一枕餘足
鐙巧將新月隱面羅剛被好風開送人歸里云休爭故物當
還我便不成名豈損君寄朱文盎云常日盡言真苦口下風
欲拜是甘心皆可喜也悼亡詩中臨醒字用玉溪衣薄臨醒
玉豔寒句也隨園以爲不亮易以他字余謂究不如原本之

典

近人能詩而名不出里巷者吾鄉有朱坤混跡市廛行踪猥瑣人不知其識字與否也吾友朱鐵門得其一冊頗有新語如南北路分愁苦地暖寒春弄是非天小人近市還名隱老子無才正坐頑地偏無客煩雞黍身賤憑人喚馬牛其邨居一絕云華門圭竇老農家縛個茅亭傍水斜誠恐世人圖樣去遍栽修竹四圍遮

癸丑仲夏偕歷亭嚴丈伯生蔣君往來吳門邗水之間一日在揚州與伯生步至城外一寺堂中懸大幅字跡怪偉下署天台老人疑僧書也記其一絕云一日打眠三五度也消不得許多閒尋環數遍琅玕竹又出柴門望遠山

余嘗與江莽別于山塘艤舟登岸小憩言離時九十月交木

葉盡脫山翠如滴平時誼鬻脂粉之氣洗滌無餘日影半斜
列肆早歇惟兩人獨步黃葉中耳真娘墓側有茶店未關步
入啜茗見墓碑之傍細字如蠶凝視之得一詩云月下香魂
杳莫尋漫憑松栢結同心美人一去彩雲散古寺重來黃葉
深落日帆檣愁脈脈西風時節瘦惜惜怪他弱妹催歸數小
字如花細細簪第一句下署一珏字三句下署一珠字下皆
如此末署九月朔日西城謝氏女姊妹題蓋聯句作此不競
春光獨吟秋思珊珊遲來雙雙而至可想見其清絕之致矣
馬蕉莽元勛少時有句云東風吹出清明雨無數天桃一夜
紅爲人所稱嘗在場屋中一經生見其卷面姓名驚曰子非
無數天桃一夜紅之馬君乎於是同人皆以馬天桃呼之
對床夜話云老杜偏仄行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澀如

棘汎江夜宴燈前迤迤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退之曲江
荷花大明宮中給事歸走馬來看立不正謁衡岳廟手持盃
玆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下三字似乎趁韻而實有工於
押韻者此言甚得三昧喜而錄之

吾師姚姬傳先生以古文擅海內詩亦兼備衆長七古沈雄
廉悍浩氣孤行無所依傍七律初爲盛唐晚年喜稱涪翁嘗
謂磨曰竹垞晚年七律頗學山谷枯瘠無味意欲矯新城之
習耳乃其詩云江西詩派數流別吾先無取黃涪翁此何爲
者耶又嘗曰近日爲詩當先學七子得其典雅嚴重但勿沿
習皮毛使人生厭復參以宋人坡谷諸家學問宏大自能別
開生面先生七律如登宏濟寺閣是中山王故園云中山王
亦起臨濠萬馬中原返節旄坊第大功酬上將江天小閣坐

人豪綺羅昔有巖花見鐘磬今流石殿高倚立碧雲飛鳥外
夕陽天壓廣陵濤辭氣雄放真有籠罩一切之概絕句不爲
柔脆之音而清氣入骨覺魏公愛饒斌媚嘗爲書一小幅云
秋館蟲吟出艸根倚牕塵几一燈昏江邊夜半瀟瀟雨知有
寒潮又到門

庚戌歲余遊金陵將求一館以爲負米之養當路貴人皆素
相識者曾莫爲力旅食幾半載困而歸中寄家書不敢明言
恐詒老母憂典衣寄銀云出自館穀或不足先生時以束脩
益之及余歸先生書一詩扇頭見送云江津起漲泛吳天欲
挂離帆風颯然小別玉顏應未老巨材深谷且忘年棲遲政
爾爲親屈骯髒寧希得衆憐畱語斯須聊記取葑蘭花謝艸
如煙回首舊遊頭顱如許展讀師語不勝慨然也

余秋農旻喜爲奇句有詠大風詩欲吹山作地能送海升天
爲隨園所稱時文亦時越矩度長或至數千百言少見之士
如覩怪物與胡心齋皆有見贈之作篇長不能載錄

蔡芷衫元春金陵老名士也佗僚無聊爲童子師所居僅容
旋馬貫角縱橫列坐綦滿余與秋農心齋同訪其室芷衫肅
客入卽走上樓著衣易帽輒於樓上大呼曰請少待容卽出
頃又呼如前三四番生徒莫不掩口遲久橐橐下樓手抱已
所舊著及當日友朋投贈之作十餘冊坐定共讀之遇得意
處容色變動余及客嘆賞曰此似謝此似杜似大歷開元則
大喜撫掌不能自己見人謙若無以自容而意實傲慢不屑
衣冠了鳥舉止迂樸衆皆指目或效之以爲嬉笑不顧也其
詩用功最深自六朝以下無不探索雖列隨園之門亦時有

微詞五七古氣味樸古非近時摻觚者所能及七律則尙沿
七子之習於余詩最賞送龍雨樵出塞四詩有題余海棠花
研坐集絕句云髣髴衣香勸玉杯寶釵銀燭映金壘三生杜
牧銷魂甚始信無情未是才吾曹狂卽是風流知己相逢淚
不收昨日莫愁湖上別淡煙絲雨六朝秋芷衫七古如長干
塔起句云身無羽翼飛不能平地瞪視秋空鷹空同無以過
也鐵門尤愛其金碧之氣空中蒸一語嘗與余酣飲秦淮酒
肆時小雨初歇酒人無多芷衫及余論詩之次狂叫大呼聲
振瓦屋過客逡巡不敢入入亦睥睨仄坐頃卽引去白午至
酉肴不過三旁一座列空酒瓶其上幾滿矣兩人皆大醉而
歸次日余有詩記其事芷衫次韻和之皆七古長篇故不備
錄芷衫有云金陵城中十萬戶若論風雅棄如土又餽糟啜

醴排比戶仰不見光俯見土其狂態猶可想也

吳中買女爲妾媵者束足布指塗粧綰髻節其食飲以視其肥瘠教之歌舞絃索之類以昂其聲價貧家女往投之謂之養瘦馬人疑所以名余按樂天詩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又曰馬肥快行走伎長能歌舞三年五歲間已聞換一主俗語或本於此也

鄙性善愁最苦言別江干送客目極帆影雖數十里之近三二月之別亦殊惘惘必望其去舟不見始返或迭來檣櫓盛多一時已迷所迭心輒爲恨因憶唐人于良史詩云看爾動行棹未收離別筵千帆忽見及亂卻故人船真善於寫情者也楊誠齋詩送了堯闌望去船亦此意也

余嘗爲湘湄言今人可愛古人難知蓋當日情事委曲以及

笑談諧謔之語漸遠漸湮則讀其詩者不能盡解雖當時以爲可喜者後人見之皆索然矣記嘗與湘灤鐵門同舟自金陵回三日聯句得四十餘首卽日偶書雜以近事頗覺滿意今共觀之已有茫然不知詩中道何語者況古人乎鐵門屬湘灤爲京口渡江圖於僂面有詩極工

皇甫持正詩存者二首其一卽浯溪頌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者也宋人多有持正不能詩之說橫於胸中遂并此亦謂不佳放翁跋皇甫先生文集云近時有容齋隨筆亦載此詩乃云風格殊無可采人之所見恐不應如此或是傳寫誤爾又跋云司空表聖以持正詩配退之可謂知之然猶云未遑深密非篤論也讀之累歎觀此則放翁傾倒于此詩至矣放翁入蜀記泊本覺寺前寺故神霄宮西廡有蓮池十餘畝

飛橋小亭頗華潔亭中有小碑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醉翁操後自跋云見子瞻所作未工故賦之亦可異也此語與人之所見不應如是同一冷雋

中州集小傳稱王從之善持論李屏山杯酒間譚辨蠹起時人莫能抗從之能以三數語窒之使噤不得語其爲名流所重如此故所作潯南詩話名言俊語足解人頤無宋人刻舟膠柱之見生平最不服山谷詩話中排擊山谷處十居四五謂山谷有奇而無妙渾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不足也語最精確其指摘山谷閔雨詩接花詩猩猩毛筆等作卽山谷聞之亦無以自解余謂山谷之於東坡天分學力皆去之遠甚江西學者尊之太過正足招來者口寔至其踈雋清冽之氣自不可磨滅蘇門中實無其偶也潯南專攻其短亦安足爲

定論乎

潯南詩話所論詩皆通達無碍如人意所欲言謂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駁孔毅父譏退之笑長安富兒不解文字飲而晚年有聲伎之說曰詩詞豈當如是遽以爲口實則詩中復有盤饌羅羶葷之句退之又當不食肉矣又謂歐公有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之詩伊川云夙興趨朝非可笑事永叔不必道詩人之言豈可如是論哉程子之誠敬亦已甚矣其言皆可謂先得我心然亦有紕繆不可訓處如樂天詩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晉朝輕高士林下棄劉伶一人常獨醉一人常獨醒王以爲屈子所謂獨醒非真言酒用作寔事爲悞獨醒之語承用已舊詩人之言又豈可以是以論乎盧延讓栗爆燒殭貓跳觸鼎惡謔也王以爲讀之

可以想見明牕溫爐閒坐之適東坡題陽關卣龍眠獨識殷
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全用劉賓客詩意也以爲可言聲外
意不可言意外聲賀方回詞風頭夢雨吹成雪長廊碧瓦夢
雨時飄瀟正用義山聖女祠一春夢雨長飄瓦義山所謂夢
雨正用高唐賦中意也以爲雨之至細若有若無者謂之夢
然則靈風又將何說耶此類皆故騁其辨不可爲典要以其
中瑜多瑕少故備論之

從之詩如偶成濁酒狂歌會恰及斜風細雨天百憂耿耿填
胸臆強作歡顏慰老親皆可喜遺山稱其居冷局十五年崔
立之變羣小獻諂爲立起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從之從之外
若遜詞而實欲以死守之時議稱焉按劉京叔歸潛志述此
事甚詳謂諸公不肯居此名嫁于京叔銘詞碑序寔王元及

京叔共成之未知京叔之言信否抑遺山爲已出脫故并於
玉曲護之也其還家五首第四五云回思夢裏繁華事幸及
當年樂此身閒立斜陽看兒戲憐渠虛作太平人艱危嘗盡
髻如絲轉覺謹譁不可期幾度哀歌仰天問何如還我未生
時黍離苕華之音惻人肺腑

湘湄言其所親沈秋山泰素不能詩一日其兄自遠歸里忽
作一絕句云河朔飄零已十年一家骨肉盡蕭然可堪歸及
清明節哭上吳山焚紙錢

王建詩蠹生騰藥帑字暗換書籤騰字當亦換字之意今俗
以此易彼猶曰騰也

權奇骨相輪囷肝膽所得于生之常也而俗人以爲怪好古
耽奇力矯流俗不隨世俗取舍所得于學之常也而庸人以

爲怪歌哭無常酣嬉無度不得志於世者之常也而天下莫不以爲怪矣由前之怪自其所樂爲也由後之怪有不得已託而逃焉者也雷季默之賦怪松曰物生自有常怪特物之病嗚呼是果其病耶抑有致其病者耶

宋四靈之論五律曰一篇幸止四十字再加一字吾未如之何矣金源黨竹溪之論七律曰五十六字皆如聖賢中有一字不經爐錘便若一屠沽子廁其間也語皆名雋可爲東塗西抹者下一針砭

張功甫疏花宜稱花榮寵花憎嫉花屈辱各數事內屈辱一事曰與蠢婢命名最爲確當今每見人家赤腳無不呼以春蘭秋菊者大爲花抱恨余嘗屬友人置婢書一絕寄之云雙聲略稱冠軍家楚楚眉痕兩髻丫但解隨行能步步只名曹

草不名花

湛淵靜語滕王閣舊置王勃詩序碑當正位昌黎重修記居其旁古心江公治隆興遂遷韓碑居正退勃於旁刻碑陰云勃八代未變之文俳優語也昌黎一變八代直至於道愚以爲此雖意尊昌黎而定非也論時代先後勃宜在中昌黎次之卽以文論各爲一體亦未易優劣少陵云不廢江湖萬古流昌黎亦云願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江公如是位置恐昌黎亦不以爲安也且昌黎此文亦何所見直至于道耶

往寓揚州九峯園時維暮春雜花生樹新水拍堤甚有佳致臨水一閣曰風漪挈鷺提鵬最爲幽禱徘徊之次見壁間小字書一絕云女伴閑攜畫榼遊春風小閣望扶頭外人不識神仙到只道杏花紅上樓書跡娟好略露傾欹紕繆之態後

以事復至揚重訪此閣則半月前有貴遊僦此壁皆新糊素紙舊跡了不可見矣悵惘久之

癸丑歲余訪沈瘦客大成黃退庵凱鈞於嘉善見案頭有錢氏所刻彭城三秀集亟取閱之一爲吳夫人黃字文裳著有荻雪集一爲沈夫人榛字伯虔著有松籟閣遺稿一爲蔣夫人紉蘭字秋佩著有繡餘詩存姑嬾相承世傳風雅吳夫人爲前朝塞庵相國子婦蘧庵駕部女適丁國亡家破之時故多傷事感時之語蔣夫人生長金閨于歸巨族秦嘉上計徐淑工愁故弄筆然脂多綺麗緣情之作沈夫人詩筆不逮姑嬾而詩餘一體遠接漱玉亦一奇也吳詩如采蓮云巧翦羅衫碧徧行荷葉中莫愁看不見人面勝花紅孤山云處士逃名處孤山對故宮梅妻猶抱節不肯嫁春風則又寓滄桑之

感寄冰霜之思矣其聞錙節婦淑英倡義勤王一律云天網
竟墜地倡義滿方隅白面譚兵有紅粧殉國無王章還有女

自注節婦爲揚州守殉璫
禍錙公諱錚女少寡守義

呂母本無夫我亦髡髻者深閨媿

執爰事奇詩奇可以傳也蔣詩如秋閨云親檢繚綾爲製衣
剪刀欲下更遲遲夢中面目雖依舊別後腰圍尙未知秋曉
憶外云相思相望路漫漫製得羅衣欲寄難小閣夢回金釧
冷應知江北不勝寒春日云睡起懨懨倚繡籠聊將玉鏡照
愁容雙眉久別張京兆自寫春山看淡濃蔣亦有詩餘一卷
丹叔舟行雜詩中一首云湖面無波鏡面平忽來雙槳鷺絲
驚兩邊臥柳拂船過搖落梢頭雨點聲黃退葑秀州夜泊詩
云扁舟夜泊板橋東獨擁寒衾寂寞中恰好五更殘夢醒柳
梢搖雨滴孤篷二詩命意相似風韻亦同

退庵卽事詩云雨洗疎桐氣爽清何來好鳥兩三聲偶拋殘
卷階前立不覺西林放晚晴又一首云六扇窗櫺鎮日開雨
雲未晚暗庭隈山妻知買新書得一點疏鐙早上來他如無
多屋入雲林畫自適詩如小草花故人詩好久能記自種花
開倍可憐兩髻恰如秋草短一年又是菊花初皆喟嘆于誠
齋劍南之間而能自寫所得其論畫詩云眼前景物天工畫
今古丹青取不窮改角裝頭臨粉本可知失却自家風其託
意可見

神仙鬼怪之詩雜見小說家言多有幽秀哀艷可讀者余與
湘湄夜坐讀書至四鼓無俚已甚遂約各爲鬼仙語共得十
餘首覺昏牕颯颯樹枝刁刁如聞泣幽咽者乃各罷去質明
視之都非凡理或者女蘿薜荔之中有窈窕宜笑者陰來相

之平詩不登於集又惜其遺忘遂摘數首于此昔范德機與
危太僕同遊得雨止修了間流螢夜深至二語舉似危危云
大似鬼語余亦竊比於二公也詩云白羅衣薄御風行月澹
雲輕夜不明閒拂秋煙看人世一星螢火出蕪城手攀瘦竹
立昏黃羅袖低垂髻影長冷透弓鞵行步灑西風吹白草頭
霜荷葉菱華斷送秋亂螢照水碧幽幽月光偏得羅衣冷獨
自夜深還上樓殘月一鉤低向西風吹蘆葉如人啼垂髻髮
短玉釵直背立枯槎浮過溪斷魂不耐野風吹悔與郎期月
上時一片薄雲遮不定棲鴉閃閃落寒枝小寒食近子規啼
短短桃華吹作泥玉骨不溫殘月墮曉風又落野棠梨癡恨
難償幽怨深年年滴淚種紅心紅心仍作墳頭土郎便能來
無處尋弱魂如霧不知寒浮世還從夢裏看走上樓心拜明

月蛛絲吹滿舊闌干

鄭弱士錢余妹婿也師事吾友鐵門爲詩踔厲風發有無前之氣余赴淮陰弱士送詩云分手黯無語布帆風有聲後送湘湄赴淮云遠夢亂春草離筵多夕陽有寄酬見懷之作云猶記山塘相送處江梅白得未曾勻當頭澹澹初三月瘦影稜稜五六人自挂孤帆勞遠夢一飄紅雨又殘春囑君我亦無多語早負米歸慰老親他如白秋海棠云可憐腸斷久淚滴不成紅竹谿堂卽事云風動簾紋波瑟瑟夜涼蓮葉露星星贈隨園先生云人間清福仙難从天上文星月樣明皆能自寫性靈獨表風骨初湘湄以鄭氏諸郎詩示余其中有落花漠漠共愁多之句余最賞之後湘湄爲弱士冰人馳書問余且鈔其近作數首以來曰此卽詠落花漠漠之郎君也以

詩作合且預作紅絲于數年之前亦可記矣

劉彥和云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真洞悉甘苦之言今人初學操觚輒下筆不能自休未見曹劉便能目短纔窺陶謝已負熟精學韓則動仿南山擬蘇則開口石鼓鴻文無範易于千言愜理厭心難於一字吾見亦多矣不敢昌言于人而私以戒其同學焉

詩有人人眼前之景人人意中之語思不必深迄未能道祝雲橋椿詩云陌上遊春女行行路漸遙去年曾到此記得有紅橋陌上游春女前邨想是家入門呼小妹裏出碧桃華讀之如見邨郊踏青兒女聯袂物色相召在人目中雲橋爲吾友稼庭外舅稼庭收其遺稿余因得之他如題阿文春睡畵云朝陽扶影映菱華曙色瞳矓上碧紗胡蝶不知綠底事又

迷春夢到卿家自注阿文莊姓又云相逢憶得尙髫年醉倚
踈狂笑拍肩今日天涯一展卷勞人雙髻獨淒然皆清麗可
傳也

吳蘭雪新田十憶圖題詩者數十人或分題十截或合賦一
章然畫寫十冊序異四時各系短篇旣傷金碎同歸長句又
慮沙搏鳴筆雖多匠心殊少後見汪夫人宜秋三詩歎其不
費全力曲包餘味他人數章尙苦難盡者以一二語了之要
能見文表之纖旨暢事外之遠致始知才力不可強也詩云
一幅生綃一段春鄉心真似轉車輪宵深便有夢歸去也恐
難分十處身晴窗閒展玉丫叉畫裏春風各一家生性清寒
儂自笑就中畢竟愛媒花兒家舊宅頻遷徙也要良工畫幾
方只自不堪追憶了門庭冷落故園荒

吳梅邨工爲唐初詩體於芊綿繁縟中有哀怨悱惻之音遂以高步一代雖才分天成抑亦時運所遭有以助之也吾友鐵門於故書中買得魏東牟詩一卷亟以示余東齋名少野爲前明忠節公大中之孫卷中詩皆近體殆非全稿然朗麗哀志已見一斑如白髮宮人坐談天寶令人黯然其脩然閣感賦云頻年故鬼唱秋風幾處離人尙轉蓬身到武陵應識得小桃雖在是衰紅書燕京春詠後贈沈客子云京國繁華數改移似君不及見當時可憐四十年前景猶有貞元朝士知答唐生青帆見訊云閒中每憶當時事來恨遷延去恨催隱隱蝦蟆更欲絕坐驚殘夢轉蓬萊密香寫就懊儂歌爲報清狂老更多依舊素驪雙鐙上白衣紗帽醉時馱其他雖寄託不同皆此志也又有輓周青士詩云短衣長劒去鄉關三

寸桐棺寂莫還生不埋名死埋骨可憐猶未負青山大致不滿于青士雖論青士則未協然亦可想見其爲人矣東齋初名允札字州來

桐城姚南青先生範姬傳先生伯父也仰屋著書至老不倦生平長於考證詩在山谷後山之間然未梓行故不多見記其題袁樸邨丈春郊攬勝圖云九門風雪夜蹴蹴擁袖人如抱蘭蠶一笑披圖竟歸去梅華開日到江南吉光片羽心識不忘也樸邨爲吾友湘湄尊甫有小桐廬詩行世又嘗搜羅國朝以來吳江之詩人選爲松陵詩徵一書荒山窮巷掘穴沈汙之士賴之以傳者不少其有功於詩教甚大南青先生題此圖時正樸邨都中下第後也

詠懷詠物要有寄託又必前人未道一經拈出便成妙諦桐

城左蘭金錡感懷詩云得志范雎多叱咤窮途項羽亦文章
對句人未嘗道也詠梅詩云美人憔悴春何用名士飢寒雪
不知貴人園中牡丹云繁華滿眼天香少富貴梢頭善果難
亦憂憂生新蘭金少負奇才隱於下位窮老放廢以酒爲名
醉後輒謾罵嵒嶽歷落可笑人也流寓清江與徐稼庭寶田
相善於稼庭壁間見余詩稱不容口俟余不至畱詩壁間以
爲作合之先此數聯皆其所畱詩中語也

顧荔堂喜哀集前人零章斷句及遺聞佚事意欲著爲一書
早卒不就今其書亦散佚不可問聞中多佳詩可惜也鐵門
能記其中一絕句云儂家阿母性多猜白石圍牆護竹胎春
到那能拘管得筍兒元透出牆來然不能記爲何人之詩也
馬樊榭朱闌今已朽何況倚闌人語本東坡畫闌能得幾時

好不獨憑闌人易老之意也余有鹿城絕句人柳經霜鴨腳
凋重來事事足魂銷不論橋上驚鴻影兼失年時舊板橋
近人孔孝廉傳金爲其庶母三年服製一輓帖云慈母如母
貴父之命也顧我復我育子之閑斯以經爲對莊重而工聞
舊有一貴官以媵婢爲妾生一子子亦貴顯其夫人沒後數
年妾始卒見諸人輓句多不稱意自作一聯云媵以妻來轉
令我思妹子母以子貴居然婢作夫人頗爲情文交至而此
聯着語尤難也我思妹子見馬令南唐書後主祭周后文
沈生志香字葉書武林人以作客淮陰問詩于余自言他日
未嘗學問而此心甚專余以所選全唐詩及宋詩鈔令其鈔
錄一年之後所作居然可觀乃信濡染耳目之爲益大也其
送李曉江還武陵云此身何翅一沙鷗來往滄江任去畱草

草相逢皆遠道迢迢歸夢逐扁舟自憐淮水三年住話到西湖一倍愁江漲橋南馬塍北倚閭人已雪盈頭憶舊云香銷髻妥睡猶酣登頰紅潮困曉寒賴是此時多着眼醒來未必許人看他如柳衣園云牡丹誇與春爲主蛺蝶困如人可憐丁香云未必有心多瑣碎可知無月亦玲瓏皆可入主客圖中其先人繡渟先生名植基工於札翰爲諸侯上客雖達官貴人忤於意輒謾罵或襍被竟出然皆重其才多屈意下之沈生誦其湖上一絕云春水方生映曉嵐桃華紅綻柳稔稔手攜穉子湖亭立不信行年六十三頗有樂天閒適之致時志香尙幼從遊西湖口授記之者也

緇衣能爲詩者近時殊少余所見者惟漱久一人往時相覓於退庵齋中見其立若植鰭而吐辭含氣有無碍之才時丹

叔同在坐夜譚蟬聯漱欠亦申旦不寐有詩云世味詩情併
已灰又緣良晤未能回明當誇與交遊者誰識平原兄弟來
半庭殘雪酒微醺久識此身浮似雲安得高齋十日住恐梅
花放又思君又有見贈一首落句云早知輕別何須見從此
愁生第一年余謂山骨清寒漱欠之人也草木堅瘦漱欠之
詩也

武林沈蔗畦植蕃生有至性少孤坎坷每言及母夫人輒動
色流涕余爲誦孟雲卿爲長心易憂早孤意常傷之語相與
唏噓一日手其大父曙堂司馬遺詩一卷見示并言兩遭水
厄流離轉徙都就散失所存詩不足百首未能單行余爲鈔
入碎金集其中如和寶觀察行春云簇簇華驄犯早寒午雞
村落具盤餐雖溪一折橫新水恰好斜陽三兩竿梅落溪流

玉笛長心閒不分簿書忙風塵也有忘機客時見春鷗上草
堂已消殘雪過旗亭古路排衙人柳青處處焚香拜生佛杏
花邨落見春星司馬歷官皆有善政而名位不顯其登扶疏
亭云鴻跡依稀轉眼更去思碑徙北邙平龔黃召杜千秋在
不署頭銜署姓名寄託如此可以見其懷抱也司馬名錫鼎
顧蔚雲先生汝敬說經鏗鏗其詩多法唐人有漢廷老吏之
意余愛其讀宋史詩云北宋九帝終徽欽紀年一百六十八
斧聲燭影事傳疑德昭廷美死何說南宋九帝終昴紀年
一百六十三淳熙入嗣統已更一誤再誤成空談弟兄國祚
畧相似太后地下笑冷齒彼蒼者天不可欺金匱之盟天知
之議論雋冷饒有風趣

揚州鈔關前水勢湍急秋水時至牽絲如交蘆時有覆溺之

惠德清徐寶仁爲河工官以公事至揚觸他舟覆水而死其
弟稼庭在清江馳奔其喪有哭兄詩六首融縷敘次酸楚不
可卒讀有脊令急難之音今備錄於此云兄竟至于此欲言
摧肺肝十年成薄宦一命徇微官意外風波惡從來行路難
有天不可問仰視但團團凶問卒然至黃河似淚傾痛餘猶
妄想事過或回生展轉中腸結倉皇性命輕天平真已矣蕭
寺一棺橫棺蓋一何早我來苦恨遲亦知開不可其奈見無
期賴有友朋在爲言飢含時誰憐作兄弟急難仗交知邱嫂
矢身徇終朝血淚枯兩兒皆幼小一長解號呼三命干鈞繫
重泉片語無可能魂夢裏爲勸撫遺孤歷歷音容在滔滔江
水流人思 九閭叫兄已一生休

時觀察有爲
兄請卹之意

選日仍權厝

他時終首邱傷心此塚土埋骨不埋愁弟本庭羸者何堪重

任肩全家此孤注忍死或天憐餽粥謀生急詩書待後賢望
兄陰相助泉下莫悵悵稼庭兄沒後思其孤如已子風義之
古尤足以厲薄俗也

退菴書來中寄詩一帋云其人顧姓名甦字瞻麓本與君同
里後移家魏唐生平以詩爲性命物故旣久無能舉其名者
屬爲鈔入碎金集中眎之多五律一體當其至處幾入四靈
之室雜興云睡味濃於蜜詩情冷似人養生先斷酒愛寂并
疎僧花落從風掃牕虛讓月升吾廬誰共此靜對一枯藤病
起云對鏡成新鬼驚心夢故人活從死裏得今悟昔皆非自
嘲云交僧羞佞佛忤俗亦猶人天將容我癩病似妬人閒皆
清苦刻至又有七字云酒甜如與俗人談尤新然居近里巷
而人不之知可一慨也又有徐生芝春者亦能詩有句云知

交自嘆貧中少骨月深悲地下多徐沒後壽生爲余誦之
古人下字不苟淺學未可遽以己意疑之今年於杭州書肆
中得楊誠齋集手自校勘其中訛謬甚多然疑不能明者姑
從闕如未敢妄爲改正其謝啟中有當用遲字處皆作臯初
以爲誤輒爲易之閱至末篇有用魯人之臯云云始知臯字
非誤急仍改正落葉殆未易埽也記少時讀吳梅邨詩書爲
香多蠹不成竊疑何不用生字及觀唐人呂溫題研神記詩
乃知所本惟庸故妄可不戒乎

湘湄曾於淮陰客舍見有題壁細字他皆漫漶惟七字可識
云雁聲催短暮寒天

郭夫人俠有除夕詩云雪花梅蕊互爭妍夜冷圍爐意悄然
爆竹一聲催臘去癡拈長綫繫殘年意新語雋不減椒花頌

也夫人爲朱君心竹之室心竹熟精文選爲湘湄妻弟此詩
湘湄所傳

癸丑五月余與陳竹士基相見吳門出詩一編曰瘦吟樓稿
問知爲其夫人金逸纖纖之作乍一開卷便覺清氣名香發
明耳目遂攜歸舟中與鐵門湘湄諸君共相詫歎以爲得未
曾有輒作一詩題其上有新詩成後人雙笑小字呼來月兩
頭之語纖纖得詩喜爲屬和畱吳門十餘日倡酬之作無慮
十餘首每一詩輒易一境如風馳電掣鬼攝神超又若幻人
偃師十變五化以文滑稽謬效拙體而清微秀邁之氣古亦
無與儷者西江吳蘭雪負異才其女弟及閨中人皆工詩余
告以纖纖頗易之至吳門得見全稿始大折服以爲眞天人
也然福慧難兼笙鶴遽召天有成局一成而不可變也悲乎

纖纖之亡同人欲製輓聯未成適汪宜秋內史王軫挽對至
衆遂藉口閣筆其詞云入夢想從君鶴背恐嫌几骨重遺真
添盡我飛仙可要侍兒扶纖纖題湘湄詩稿有云江東獨步
推君在天遣飄零郭十三余囑武林蔣山堂以落句作一私
印佩之終身以志知己之感也

劉景叔云賢人君子得志可以養天下不得志天下當共養
之其言甚大詩人閨秀亦天地間所當珍重愛惜之物其有
坎珂亦宜相共存之無所於讓宜秋貧至絕食竹溪諸子斂
金周之風義甚高宜秋以二律爲謝讀之悽入心脾然彌見
風骨詞云惠比指囷贈情同挾纊溫感深惟有淚欲報恐無
門得食諸雛長衰宗一綫存應知姑與舅泉下亦銜恩回頭
語兒輩汝勿太慙癡不有諸君子何堪卒歲時可憐飢凍久

未敢再三辭他日如成立生生尸祝之余去歲入都畱別故園諸君卒章云金源劉氏祁一語足深思天下有賢者世人當養之況於閨閣內值此困窮時周急須公等臨行申以詩蓋爲宜秋作也

吾鄉閨秀能詩者宜秋夫人而外有吳珊珊瓊仙袁柔仙淑芳珊珊爲徐君山民之配山民刻意爲詩閨房中自相師友嘗持一冊見示清麗之詞入其家玉臺集中亦當不愧余尤愛其病中絕句云隔牆蓮漏響珊珊一縷鑪煙到午殘鈴語綠窗風不定梨花吹雪作春寒柔仙爲吾友湘灤笛生之妹陳君秋史之室答大雷之書傳謝家之學風美流發其來有自與珊珊居相近淪茗過從論詩談藝亦閨中美談也柔仙詩不多見僅於湘灤送行詩冊中見一絕句云蠻牋鈔寄枕

中方憐我年來病善忘只恐別離忘不得思兄一日九迴腸
冊中又有王秋卿蕙芳送兄公赴淮云橋外輕舟一葉橫外
君曉起送兄行對床夢待歸來續風雨今宵莫作聲可謂一
門風雅矣

凡題畫之詩每有佳處易於賞心如空山獨往忽見孤花廣
庭雅座瞥聞么弦動人最深也秋史題扇頭小景云漁村蟹
舍足勾畱換酒歸來共拍浮春載落花秋載月一舟容得許
多愁余爲人題畫云單椒須得水迴環著个扁舟好往還相
宅十年今一笑買來無此好溪山

厲樊榭集中有買得元詩選見有閨秀陳維坤題詩用典及
琴書事可知爲首句者因屬和之此與李易安歸來堂中還
人韓滉牡丹圖卷同一悽惋而故家舊物與我周旋久一旦

棄之尤難爲情也近人顧秋田畊性愛古硯弄藏甚夥後皆散去有一絕云一回拂拭一回看石有前盟也自寒最是一雙鸛鵒眼向人流淚不曾乾

湘灤爲余誦一閨秀過橫塘詩云萍抽嫩綠初平水柳帶嬌黃欲散絲一幅橫塘好圖畫鳥啼風暖雨晴時神韻絕佳其人姓張名于湘

善寫眼前之語如人意中之言令人一見犁然有當於心此詩境之一妙也放翁詩兒孫生我笑趨揖已儒酸明王叔承席上贈益卿幼子詩風塵來燕領爾輩已堪疑放翁調笑叔承慷慨而語皆可思

三吳蠶月風景致佳紅帖黏門家多禁忌閨中少婦治其事者自陌上桑柔提籠采葉村中繭煮分箔繰絲一月單栖終

宵獨守每歲皆然相沿成俗寧分寡女之絲不作同功之繭
也許志進蠶詞云五夜畱燈照獨眠蠶房齋禁太常偏軒渠
借問秦淮海箇出蠶書第幾篇可云善謔

天氣微涼人好睡闌干閒在月明中宋人詩也偏是離人愛
良夜不曾孤負好闌干黃莘田詩也兩詩各意而風調相同
皆耐人尋繹

吳江龐鶴霄兆緜邨居教授名不出里巷鐵門于其後人得
詩一卷鈔以見示有催妝詩云粧閣將辭未肯辭鐙前掩映
故遲遲明知堂上笙歌促偏要新郎立幾時吹氣如蘭全不
類邨夫子口吻余固已異之中復有與其表妹王素芬夢蘭
倡和之作并附素芬詩十一首其十首爲宮詞其一和移居
薔薇書屋詩也龐原作云風轉蓬根不定居新堂製仿舊庭

除爲貪涼氣常開戶兼借餘光好讀書滿庭苔痕泥滑滑過
墻竹影月踈踈春來結箇薔薇架便覺茅檐晝不如素芬和
云百花莊合杜陵居清福愁君暗折除入耳蛙鳴供鼓吹隔
窗雞語伴琴書春深紅葯當階秀夜靜青藜照字疏茶竈葯
爐安頓了秋風好着病相如宮詞已錄入碎金集中龐詩得
鐵門以傳于世素芬又藉龐詩以傳於世不然殘香賸粉與
秋墳之唱同泯矣

鐵圍山叢談謂有兩花蕊夫人一蜀王衍一蜀主孟昶孟昶
之花蕊卽作宮詞者入宮有寵于昌陵爲太宗射而殺之王
定國聞見錄亦載此事曰金花夫人不言花蕊也

醵江江水碧於苔望裏青山翠作堆一葉漁舟出芳草鷺絲
飛上鬱孤臺俞作梅過醵州作也俞臨平人有竹枝云春女

如雲逐隊游幻居安隱

寺名

好勾畱阿婆到老風姿在插得

映山紅滿頭斷山山斷斷還連情斷如山情尙牽卻恨郎如
斷碑斷還畱一半在誰邊又詠蝴蝶云凌兢立向風前草倒
好殘春當作花亦新雋可喜

有宰官以貪酷從政而好自誇大元日大書春帖署廨楹云
愛民若子執法如山有士人援筆續其下云牛羊父母倉廩
父母供爲子職而已矣寶藏興焉貨財殖焉此豈山之性也
哉一時傳笑

詩近樂章自古爲詩以哭其父母皆未有是蓋至哀不文唐
人爲其親及姊妹兄弟墓石之文志而不銘亦此志也近惟
黃唐堂先生有絕句云病中日日呼兒聲今日呼耶耶不應
夜臺幽處不可步何不呼兒持漆鐙此詩作于倚廬之中然

懷愴之音如三峽之猿繞樹之鳥讀之但覺血淚相和流不知其爲詩也亡於禮者之禮君子韙之可也

七古長篇演迤浩汗騁其材力十變五化往往難於收束末後一句不能截斷衆流遂有伯才無主之嘆喻如千金駿馬驀澗注坡五嶽名山陂陁漫行而善騎者必于螳封勒足見其奇善遊者必於縣崖插天觀其勝也麻九疇題范寬秦川圖詩歷敘山川極命治亂幾數百言讀者目眩良久矣落句云貪微往古山川事忘卻題詩賞畫畧便覺骨節通靈字字飛動劉畊南題北齊校書圖仿昌黎畫記醜縷畢備落句云披畧起立三嘆息北齊此日繁華極金石迭奏其終絀然此爲最工也

鐵門於金陵市中得詩稿兩本其人爲秀水王必草著稿中

雜他文及應酬往還尺牘詩中有與曹實庵王昊廬高念祖
倡和意是國初人也詩格頗蒼老余採其尤者入碎金集中
有輓杜茶陵詩云詩追夔府方稱史哀接離騷別有經又有
輓洪昉思詩序言昉思以不得于母哀思宛轉發而爲詩又
云昉思以長生殿獲罪六月一日舟泊烏鎮落水而死其日
卽楊妃生日奏荔子香者也故其詩有云怨艾自傷真孝子
性情特見古風人又此日淪亡君莫恨太真生共可憐宵可
以廣異聞也

宓草詩後附小詞幾闕其送別卜算子甚工云明月送君來
新霽催君去莫恨無情雨與風爲我畱君住人當灑淚時亭
是傷心處萬疊青山一縷愁秋草殘陽路又曹棟亭漁灣畱
別摸魚兒詞云漾晴沙一痕瑩玉涼波堆起如許問君可是

寒江雪好綴漁蓑詩句重記取截不斷斷雲寒雁惺忪語騰
騰戍鼓早夾岸傳呼堠亭列炬匆促又西去菰蘆夢半載故
家茶具七年飽噉煙雨白頭那念天池釣來與鷺鷥爲侶誰
得住任拾蛤撈蝦儘有勾留處荒汀遠渚倩柔櫓數聲暗潮
拍打寄寫此情緒棟亭詞不多見此闕亦雅有姜張風調故
亟錄之

宋人詩話有七夕詩限尼字後見喜鵲一名芻尼以爲適合
人不可不讀書也嚴丈歷亭嘗言有衆客共賦蕤菜詩限用
鷹字無不用季鷹者咸以爲莫能出奇也後一客詩成落句
云更思鱸作膾隔浦喚魚鷹一座歎賞此又匠心之巧非關
讀書矣

吾鄉俗諺云七夕後望天河顯晦可卜米價貴賤舊以爲齊

東野人之語後見戴石屏舟中夜坐詩云獨坐觀星斗一懔
秋思長天河司米價太乙照時康云云則此語流傳亦已舊
矣

楹帖之佳者歸元恭贈某公云居東海之濱如南山之壽其
自署云兩口寄安樂之窩妻太聰明夫太怪四鄰接幽冥之
地人何寥落鬼何多竹垞贈顧亭林云入則孝出則弟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學誦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士尙論古人汪
舟次題山陽學署云昌黎起八代之衰想當年苜蓿齋中不
過尋常博士文正以天下爲任問今日蠶鹽隊裏可有此等
秀才竹垞賑粥廠中云同是肚皮飽者不知飢者苦一般面
目得時休笑失時人近時李鶴峯題隨園云此地有崇山峻
嶺茂林脩竹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又有人集杜詩贈

隨園云中天懸明月絕代有佳人蔣伯生自署云熟讀離騷
便可稱名士涉獵傳記不能爲醇儒余題海棠花研齋云瓦
屋只三間士龍住東士衡住西端谿藏片石眞手不壞眞研
不損相傳錢穉石自書京師寓齋春帖云三間東倒西歪屋
一個千錘百鍊人有輕薄子書以糊鐵匠店中傳以爲笑
方朴山先生博極羣書研精經藝詩非其注意然學人之詩
豈東塗西抹可望哭外舅外姑云因人成白首偕老及黃泉
布幔云那移巧避三竿日偈仄剛宜一握天贈金壽門云聞
何闊豈逢諸葛慨以慷惟有杜康皆不苟然其詩話憶舊注
述望溪語最爲解頤云宗人望溪謂魏武短歌行是將殺孔
北海時作但爲君故沈吟至今此卽丁晉公所云爲王子明
遲我十年作宰相之意君指孔北海也明明如月何時可掇

直自道其不得之熱中矣末章山不厭高云云則又所謂壁其焉往將欲取之必姑予之也余因問呦呦鹿鳴一解云何望溪謂魏武曾舉孝廉故云爾此可爲一笑也

龔東陽本有翦燭話雨圖自序云三四年來掌教義安畫家爲余寫照因授之意而自爲一詩云鴻跡年來寄皖江浪浪夜雨滿文窗而今說着愁滋味珍重鐙前影一雙妻汪氏和云西牕面水靜悄悄促坐談深雨氣侵回憶瀟瀟孤燭夜眼前端的值千金龔少負奇才老躋場屋年七十以副榜授仙居校官賦詩云垂老居然得一官一官仍復是儒酸山妻慣與同甘苦喚取來嘗苜蓿盤伉儷之篤風趣之雅皆可想見商寶意先生詩沈博絕麗而風神駘宕時出入溫李間余最愛其人生百衲琴相似密密疏疏有斷紋二語低徊往復味

之無極

鐵門嘗言學人之詩古體工于近體五言又工于七言蓋蘊畜既深發聲自遠余謂竹垞云近人開卷卽七言律詩格必卑是也邵二雲學士經學湛深古詩多深思古意然如和童二樹梅花詩其中一絕云折枝贈別曉江寒好句長畱畫壁看三載銷魂梅嶺雨黃柳根苦荔支酸注謂懷羅二嶺南言情婉婉深得風人之旨秋草云長驛露寒人獨去橫塘水落雁初過落葉云從遣深山徵月令是誰中夜讀離騷皆有遠韻

嘉善金文沙女史淑早寡工詩不輕以示人阮雲臺中丞選兩浙輶軒錄例選已故誤收文沙詩入選文沙以詩謝云未亡人得從寬例文選臺應被誤傳立言極爲有體余贈以長

律落句云似聞妙繪兼三絕試畫天風蘿屋寒文沙爲作一
景極荒寒蕭瑟之致題二絕云春來海燕寄珊瑚囑寫天風
蘿屋圖自是詩中兼畫意不知畫意入詩無禿盡千林見遠
峯只畱蒼翠兩三松有人屋底寒如此黃葉堆門過一冬語
意皆工不媿林下風也

聽秋女士朱澄歸於金文沙弟之婦也閨中酬和甚多亦登
失所天才命不偶大畧相似有寄唁文沙五律六首讀之令
人酸楚今錄其二首云豈不貪庸福天何獨忌才從教依子
舍莫上望夫臺撫瑟悲三絕吟詩痛八哀他鄉聞惡耗驚定
復疑猜世事都如此驚看逝水流歸期當在夏悲思不因秋
忽忽經年別茫茫大地愁丁寧惟一語萱草可忘憂其佳句
如遊寒山云短籬才見春來筍深谷微聞午後雞有感云瘦

影劇憐明鏡換好山只向舊處看又看荷一絕云追憶童時
到草堂綠陰猶護北窗涼風廊水榭憐欹側惟有紅蕖似舊
香神韻不減文沙

栢園銷夏錄卷下